龍興慈聞錄

天庭順述略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龍興慈記

王文祿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百陵學山紀錄彙編及鹽邑志林皆收有此書百陵在先且爲撰人自刊本故據以影印

龍興慈記一卷

王生文祿曰自幼聞慈淑母氏言國初遺事雖幼喜問以故始末甚詳惜歲久多忘也嘉靖壬寅公源生國初時壽逾耄好學多聞授以母氏所授子予今幾艾母氏違養已十有三秋追書幼聞恍然如覩悲哉邈矣忘者曷能盡書邪嘉靖辛亥冬十月

泗州有楊家墩墩下有窩　熙祖嘗臥其中有二道士過指臥處曰若壑此出天子其徒曰何也曰此地氣暖試以枯枝栽之十日必生葉呼　熙祖起曰汝

聞吾言乎　熙祖佯聾乃以枯枝插之去　熙祖候之十日果生葉　熙祖拔去另以枯枝插之二道士復來其徒曰葉何不生也曰必此人拔去矣　熙祖不能隱道士曰但洩氣非長支傳矣謂曰汝有福歿當葬此出天子　熙祖語　仁祖後果得葬葬後土自壅為墳半歲陳后孕　太祖皆言此墩有天子氣仁祖徙鳳陽生于盱眙縣靈跡鄉方圓丈許至今不生草木　仁祖崩　太祖舁至中途風雨大作索斷土自壅為墳人言葬九龍頭上系曰嘉靖戊戌春遇淞江徐長谷獻忠言與予幼聞合且言曾至　熙祖

陵龍脈發自中條王氣攸萃前瀦水成湖作內明堂淮河黃河合襟作外明堂淮上九峰捧天為逵案黃河西繞元末東開會通河遶之而　聖祖生矣天時地理不誣也又言誕時二郎神廟徙去路東數十步攜浴于河忽水中浮起紅羅一方取為襁令名紅羅幛云

聖祖始誕屋上紅光燭天皇覺寺僧望見之驚疑回祿也明發扣問告以誕請長從游後睿智天縱主僧禁縛之堵下口占一詩曰天為羅帳地為氈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系曰

天眷中華篤生　大聖夙稟混一寰宇志矣伏讀
宸章恍然開闢維新景象元運安得不迄哉
聖祖幼時與群牧兒戲以車輻版作平天冠以碎版
作笏令群兒朝之望見儼然王者殺小犢煮食之犢
尾插入地誑主者曰陷地裂去矣主者捜尾轉入地
中眞以為陷也埽梵宇以帚擊伽藍像令縮足起待
我埽卽縮起佛前燭鼠傷責伽藍不管書其背曰發
去三千里其晚僧憂伽藍舜行曰何也曰當世主遣
發三千里矣明早僧視伽藍背有字追問之　聖祖
曰戲耳今釋之晚又憂伽藍來謝江淮訛言接新天

子　聖祖立于仆碑趺石龜背上墾之石龜行十數步系曰　聖天子出百靈受命非異也常也有開必先哉

聖祖渡江至太平府不惹庵僧問詰不已題詩壁上曰腰間寶劒血星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刀刀問姓名僧洗之去題詩旁曰壁上新詩不可留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輕洗洗出毫光射斗牛後差人密訪錄詩進呈遂不問系曰神武英發　玉音朗宣剏削不平義之決宥釋細故仁之寬

劉伯溫見西湖五色雲起知為天子氣應在東南微服以卦命風鑑遊江湖間密訪之先至會稽王冕家與之閒行竹林中潛令人放砲冕聞響而驚嘆曰膽怯往海昌賈銘家時新建廳堂精潔唾汙之銘出見命拭去嘆曰量小遂往臨淮見人人皆英雄直諒屠販者氣宇亦異買肉討饒即大砍一塊與之算多王侯賢人命嘆曰天子必在此也不然何從龍者之衆邪晚得　聖祖知真命　天子遂深結納之許定大計後薦聘起者明出之以正也

青田山中有異劉伯溫隱居時日對之坐山忽開石

門進入見石壁上有字曰山為基開取石擊之石門又開進入內有道士枕書臥遂取書看乃兵書也曰明日能熟之吾當授汝明日果熟遂授以兵法少時讀書寺中僧房有一異人每出神去鎖門或一月半月偶有北來使客無房可宿見此空房擊開之曰此人先矣可速焚蓐我住之僧不能禁遂焚之其人神返身已焚無復可生每夜叫呼曰我在何處基知之開窓應曰我在此神即附之聰明增前數倍天文兵法一覽洞悟翊運為謀臣之冠也

聖祖賜劉誠意一金瓜曰擊門錐有急則擊之一夕

夜將半擊宮門乃洞開重門迎之曰何也曰睡不安息　聖上奕碁耳命碁對奕俄頃報太倉災　命駕往救劉止之曰且奕　聖祖遽起曰太倉國之命脈也不可不救曰請先遣一內使克乘輿往遂如言回則內使已斃車中　聖祖驚曰何知以救朕厄曰觀乩象有變特來奏聞耳曰何人為謀曰明早朝衣緋者是早朝西班中有一臣衣緋命縛之即取袖中懸哨鴿放起鴿已先袖中蓋以鴿為號起伏兵也其臣姓名忘之劉誠意影神畫中有童子持金瓜隨侍即上賜也系曰篤生　聖君乆降賢輔湯武伊呂合轍

也皇矣上天惠民哉或疑誠意伯祿米不及忠勤伯多殆功少云曰否辞臧祿米以臧括蒼耗稅也　聖祖神武惟誠意伯能盡言每稱先生不名後生為可輕議哉

刑部尚書開濟聰敏明辨深契　聖心久亦疑之　聖祖午門見羊倡二句总之濟續曰昨日方過九月九今朝又見兩重陽侍遊後苑　聖祖倡二句曰柿子熟綿綿不落待何年諷退也濟續曰因沾恩露重寧碎玉堦前　聖祖一夕不睡召濟曰朕欲燕上天二十八宿濟曰臣意亦然曰燕何品也曰昴奎用酪

畢用鹿肉觜用根及果參牛用醍醐斗井鬼用粇米華和蜜柳用乳糜星用粇米烏麻作粥張用毗羅婆果翼用煮熟青黑菅軫用莠稗飯角氐用諸華飯元用蜜煮菜菅房用酒肉心危用粇米粥尾用諸果根作食箕用尼拘陁皮汁女用烏肉虛用烏菅汁室用肉血壁用肉婁用大麥飯并肉胃用粇米烏麻野棗列于二十八張金卓上曰何以知至否也曰二十八把金椅用二十八纈紅綿剖鬆椅上至則芠頭倒不至則芠頭不倒如濟言燕之二十六金椅芠頭倒二椅芠頭不倒問曰二宿何不至也濟曰一宿　陛下

一宿臣　聖祖疑曰卿欲做朕不難也後以事見法
問曰卿聰明絶世錦心繡腹且聞人心有七竅可見
乎濟曰先剖腹風入無見也先斬後剖五內宛然臨
刑嘆曰待我了清軍事方可死今死後不能清矣如
言剖之無見也曰濟死且誘朕眞聰明也濟前元儒
學職以薦起初造天下黃冊不能清問濟濟曰以新
收次舊管則清矣至今因之我　朝建置多出濟定
系曰濟有學有養者觀臨刑不亂神完哉天生賢以
輔世先生不論也或曰何不見幾遠去曰用世才天
授之也必用之後已曰用之不盡奈何曰彼亦恐不

盡用故不去也曰清軍未完其未盡乎曰大者亦盡矣其未盡留之以待再來耳

武寧達疾亟　聖祖幸其第至榻前問之占二句曰聞說　君王　鑾駕來一花未謝百花開蓋諷待用英賢之衆戀主之忠乎執　聖祖手不放　聖祖曰卿欲朕緊掌山河達就榻上扣頭勉　主之忠乎嗚呼君臣始終兩得之矣

聖祖憫常開平遇春無嗣　賜二宮女妻悍不敢御晨起捧盂水盥櫛開平曰好白手遂入　朝去矣至回內出一紅盒啓之乃斷宮女手也開平驚憂後入

朝儀度錯愕　聖祖問之不敢對再三詰曰面色非
昔豈謀朕邪開平懼盡吐其實且扣頭曰　聖上憐
臣　賜二宮女　恩莫報也今若此有孤　聖恩萬
死莫贖故連日驚憂　聖祖大笑曰再　賜何妨且
入宮飲酒解憂外　命力士肢解其妻分賜功臣上
寫曰悍嫗之肉開平回不見其妻驚成癲翻又有無
嗣功臣若指揮千百戶妻面奏　聖祖求養　聖祖
曰你們平日妬悍絕我功臣後嗣可着禮部各給木
碗一隻拄杖一條沿功臣門求討作樣系曰雲行雨
施每快人意當元末大亂後用重典允哉奉天也觀

此細事垂戒無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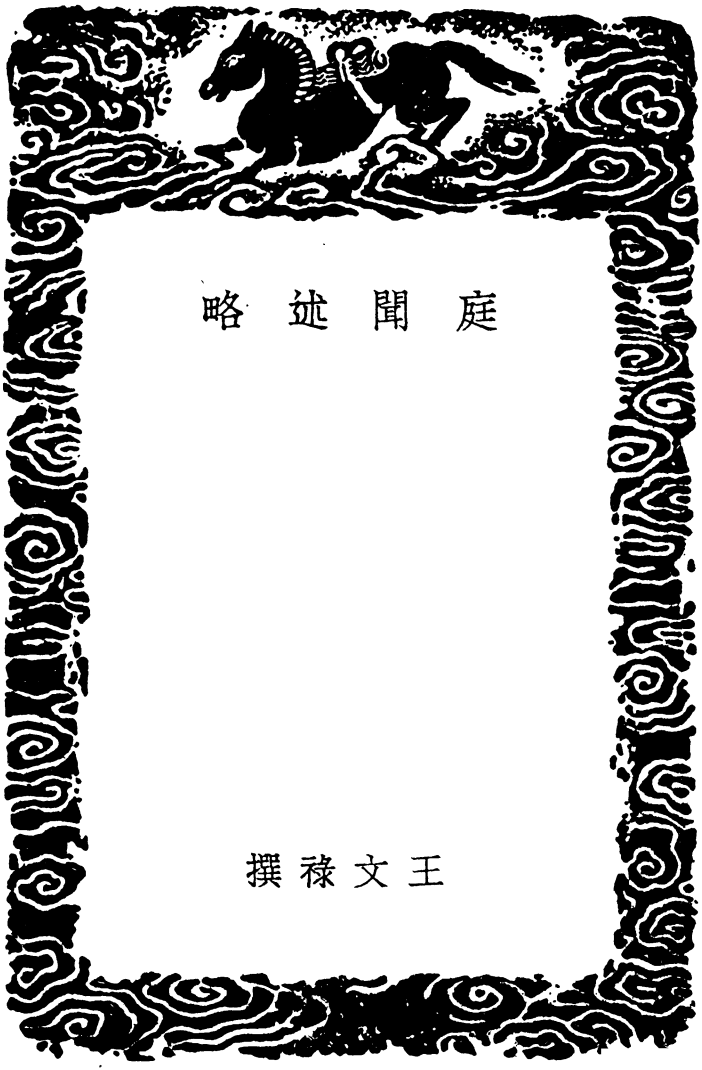
季巴巴王媽媽者　聖祖微時有恩鄰人也登極後召至　命工部造房與居官其子攜入宮燕之二人直呼　御名而疑曰如何誤我到古廟中來　聖祖笑而不較蓋不知　宮殿之高廣而　帝王之尊嚴也系曰今人一至富貴舊皆忘之豈思圖報惟我　聖祖天縱英明不忘人所易忘云

聖祖戰偶失利夜行宿酒館明發語姓名題詩于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右七橫山到出得了一是為之土之一皆不能解後生子聞　登極錄壁間詩攜

子奏　聞卽　命工部造府封子爲王其嫡不召見詩蓋言王吉婦得子爲王系曰欽仰　聖睿非膚淺所能窺也又聞母氏云起兵時微行御女與記後生子合年月日認之多錫予亦名養子有封爵者噫衆建親支垂萬世無疆之休

國初頑民竄避緇流收聚數十掘深坑埋身露頂大斧一削去數顆名剃頭會惟一僧削去復生連削連生凡四五次乃釋之併罷斯會系曰佛法之大有如是哉此教不當戮故出此僧以現神異殆佛之轉世歟故　聖祖存之曰陰翊王化云

聖祖遣高僧宗泐拜表上天宮宗泐沐浴俯伏神遊三日後迓入奏曰天宮所見有胡黨藍黨蓋胡惟庸藍玉以二人故牽連戮者若干人目曰胡藍二黨問又何見也曰徐太傅坐龕子中蓋武寧達問又何見也曰婁宿現形俄疽發背崩一云　上有疾差使訪周顛仙于匡廬天池山顛令遍閱二十八宿躔舍皆有人惟一舍空然無人一蛟龍垂首流血顛云此世主也又角亢宿矣系曰　聖祖溫潤夷腥首開華治上天經星降靈豈哉三十餘年太平而上賓焉令人切鼎湖之思也噫於昭于天陟降在帝左右云一卷完



庭聞述略

王文祿撰

本館據百陵學山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庭聞述畧一卷

先輩毅君每談近代故實聞竊識之罹變後類多亾逸乃今述其畧云不肖男王文祿引

正統間太白經天旄頭星見山移地震群盜繼起閩鄧茂七浙東葉宗留湖廣黃肖養四川趙鐸固原滿四倭奴數犯沿海乘輿且北狩天下危疑皆曰九九之厄賴諸大臣鎮定之社稷之福也其亦綱紀法度之未弛歟不然岌岌乎殆矣

已巳也先入寇退後總兵石亨坐張掖門飛樓上望見一虜騎搴旗一虜騎挾弓矢將薄城下亨姪彪請

出斬之持斧騎而往亦從一騎揚旗前迎虜彎弓引滿發矢射彪亨遙見彪騎上如瓜墜地彪縱騎奮而前一斧砍落虜首搴旗虜騎遁去獲其弓亨彪共挽不能開如瓜者乃馬鞍判官頭戰馬鞍制此頭獨高可以遞胸必癭木取堅也今尚射斷若使低而不堅一發透心矣虜力亦勇哉首大如斗非彪曷敵也石亨勇力絶倫持大刀重八十斤左右兩行列葦束如人亦重八十斤亨被重鎧騁馬疾馳以刀尖挑葦束左右互轉輕捷如束薪然蓋不啻千斤力也天生亨彪以衛都城而奏清風店之捷惜處置非宜俱罹

大辟文臣激之且擠之也
土木之變虜犯城下孔棘于肅愍欲放大銅將軍鏡
以擊虜傳旨陞至都督無人敢點火放者肅愍掘土
坑藏身引長藥線肅愍親自點火伏坑中聲震如雷
虜被擊死無數遂退去
復辟前一夕肅愍獨坐忽聞有聲如雨洒然視屏上
皆血點心惡之拜祝祠堂神主俱倒明發入朝遇害
肅愍總角時隨諸生告考巡按令隸逐之去衆奔散
或相蹂踐幾死肅愍獨不去巡按問曰汝何不去肅
愍曰若皆去了天下大事誰當巡按奇之收入試欲

取中嫌其年幼乃止後發解時嘗聽卜有人曰中舉中進士做到尚書也要殺又有術士曰于謙墾刀眼後皆驗嗚呼志已豫稟數已前定矣

正統間欽天監奏妖星照閩浙分野乃添差捕盜御史一員統攝閩浙要衝御史至增設十里一鋪樹旗一面掛一燈御史巡往沙縣見鋪整肅問之乃鄧茂七喜其能委管十鋪又往見其整肅遂委管一帶鋪又往茂七稟曰去縣遠請行杖方心齊御史朱書竹片與之令行杖人皆不至縣而至茂七矣遂大得衆乃據延平稱剏平王訛言旗燈爲鄧字之應御史聞

縫懼而仰藥先
武宗初年嘗宿豹房劉瑾等以蚺蛇油萎其陽是以不入內宮蚺蛇幾年萎如之後十五年幸劉妓甚寵之呼劉娘娘阻幸浙且促回鑾後善終
錢寧不知何姓投錢太監冒姓錢能吹簫與臧賢善武宗收為義子賜姓朱授後府都督掌錦衣衛印誘上聚財各處鎮守太監俱索進奉視地方定銀數南京守備十五萬兩兩廣十三萬兩湖廣十一萬兩四川九萬兩河南八萬兩陝西七萬兩山東西閩浙江西有差又添設鎮守一年一進奉仍舊稍不如數即

更之各鎮守指以進奉為名科派地方莫敢撓阻惟陝西為甚蓋因廖鸞廖鵬畢眞劉朗相繼為鎮守取銀各有名色田有餘粮錢每畝銀一錢屋有地租錢每間銀五分老人有拐杖錢女兒有脂粉錢寡婦有快活錢咸苦之朝臣諫南巡江彬欲重責寧輕之全活甚衆京軍按月給衣粮工部借軍不發每操軍早散恐誤一日生理多德之宛後竟遊崔駙馬家作聲曰謀反非罪許宸濠晏駕迎立雖然數也秦檜欲殺岳飛不合助言冥司問七次凌遲今三次矣問在宋何人不肯言召天壇道士遣之去

江彬蔚州衛人因錢寧得寵十二年八月誘幸宣府建行宮十三年正月回鑾七月又幸宣府欲出居庸關兵憲張欽請驗勅乃放無勅阻之遣回取勅十月過榆林沿邊較獵至應州雪中遇衆虜問何軍曰聖上在曰何得在此　上乃命兵將撒開宣曾進貢者近前解戰袍示以金甲衆虜馬上扣頭去不然幾蒙塵矣十四年二月回鑾六月江西寧王反彬誘親征八月二十日駕出十二月至南京十五年三月王都御史守仁解宸濠至彬欲陷之請旨往問內臣張永素重王公請與彬偕往至舟次扣見宸濠俯首不

言彬以言餂之喝曰爾欲陷人快去永扯彬起曰殿下無言速覆　旨王公免害永之力也六月十一日彬會喬兵部宇于演武場欲逞部下武勇問有武藝者可與一較宇曰精者甚多猝難呼至吾從者亦畧諳此可與較蓋宇豫虞彬有異志精選數十克隸卒襲從至是出應之一人小而黑人呼鬼李有神力善跌打扣頭請較彬部下邊人長而大視彼忽易之李佯放身彼進步拿之李以足剪而仆彬失色復呼勇者來較連勝之彬由是奪氣後勒取十三城門匙鑰宇令經歷楊美璜堅執不與又誘牛首山打虎後湖

撒網得蝦蟇一內侍諛曰此直五百金　上曰汝買去十一月回鑾十二月有星犯月京師謠曰月鉤星斬江彬十六年正月元日子初彗見西南三月十四駕崩彬隨棄市

邊備大壞胡虜長驅者一由東勝河套黑山營之不復二由鹽商納銀不在邊種引致屯田拋荒三由武宗巡邊帶進邊將俱以不法誅失此干城且邊軍窺見內軍無勇遂生驕心由是大同甘肅遼陽相效倡亂諸邊效之軍驕將寡奈之何哉

陽明王公遊匡廬天池山之佛手巖巖揷出山外下

臨無底人無至者公乃扃身徐步若龍蜿蜒竦立巖前瞻顧而嘆曰奇絶蓋神全而不眩心學之力也以故能當大任卒戡宸濠之變云

丈夫風波上站之定其千鈞之弩百煉之鋼乎毋為穿鑿此七日而渾沌死也行所無事智大矣

曾子三省以為人謀之忠為首蓋能為人謀方為丈夫非為人也盡己之心也謀可弗忠乎

或曰上古無鬼或曰有人必有鬼也安知上古之人非前劫之鬼輪迴乎康毅君曰上古若無鬼也唐虞中古矣亦若無鬼也刑措不用而無戰爭人咸得盡

天年自周秦後鬼衆矣不得其死不盡天年精靈不散安得無鬼也予壻于陸宅春過陽橋有物如犬從橋下欲上予喝問之急奮而復墮者屢明發視其處草不動一莖方知其鬼也人死決有鬼仙亦鬼也特靈明能自作主耳生人可不收斂精神以待終哉

嘉靖癸丑仲冬墅偶觀荀悦申鑒曰夫物不能爲春故候天春而生人則不然存吾春而已矣乃喜甚夜夢先廉毅君曰汝好博觀能記其要若申鑒所言發先儒未發也雷同勦述何必記哉文籍雖博其要者亦鮮矣惺後悲感不勝時四鼓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此太平十字經也岳侯不特可為將亦可為相奸檜陷之冤哉傷哉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此生人八字經也小子識之文祿知而未能可恥也已

小子文祿初就外傅也患學之不進先廑毅君誨之曰漆絞千遍其光自見書讀千遍其理自見蓋賢熟之而自得之也

慈母多敗子嚴家無格虜格虜悍僕也汝母慈矣宜勉之它日立家須嚴文祿今省之猶昨也悲哉

戒暴怒生人第一義可以延命可以長生　卷完

附錄私謚庚毅先生議

謚議曰嘗聞君子之立身也存有可旌之善沒膺不朽之名蓋所以樹風聲於既往示激勸於將來匪細故也吾友學圃先生王公秀鍾將閫跡奮儒林德全正直剛柔教得溫柔敦厚多才多藝鑑物澈而無訛不諂不驕與人恭而有禮鐘鼓既設時追尊俎之懽兄弟孔懷克篤埙篪之樂鄉閭孚其行義僮卒懷其惠恩可謂心逸日休樂不離正者矣且又堅強剛屈卓立不群遇事敢為萬夫莫當其勇好謀善斷片言適中其機乃武乃文教子成廟廊瑚璉肯堂肯搆貽

謀紹帶礪規模無狐疑鼠首之心有豹變龍驤之志庶幾忠信明決臨事不眩者歟公既沒諸所交於公者僉謂褒封之典未及幽隱之德宜彰合加顯稱以揚厥美咸謹按謚法溫良好樂曰康彊而能斷曰毅易名節惠允稱鄉評乃合而謚之曰康毅先生庶足慰英魂於九泉昭懿範於百世也先生諱佐字朝輔號學圃海寧衛揮使王公軒仲子云嘉靖癸卯冬中順大夫襄陽知府海鹽東濱徐咸撰

庭聞述畧一卷完

天順日錄

李賢撰

本館據紀錄彙編
本影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天順日錄

天順日錄

李賢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慕向不衰及景泰淫蕩無度臣民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無不歡忻鼓舞及石亨張軏輩竊弄威權人又失望有御史自河間來者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賢與徐有禎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爲難得亨輩遂謂賢與有禎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

前訴其迎　駕奪門之功且言賢等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賢與有禎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不驚懼方喜　上嘉御史敢言以爲　朝廷清正不料如此是日忽雷雹大作大風拔木承天門災京師震恐翌日即將賢等降除參政等官人以爲感召天變如此其速亨輩之家大木俱折氷雹尤甚皆恐懼不安遂有此處置不然賢等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亨等又自以爲功日在左右前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禎一人李賢在朕前未嘗

有妄言今與有禎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賢不可放去還欲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上之復位天下人心無不歡戴若無亨輩攬擾左右前後皆得正人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亨輩讒言一人未能遽解數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戒哉

上留賢爲吏部左侍郎時石亨聞之愕然而怒然無可奈何及見賢忸怩有惡色已而反加親厚且以酒杯接殷勤之歡或有宣召同事喜見於面若獨召賢心便生疑惟恐毀其短久之見賢推誠無僞方不介

懷但數日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寵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羨其榮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常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爲邪其趨媚親附者雖邪以爲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爲何物惟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

天順改元復位之初學士陳循輩斥去惟徐有禎等三人衆論謂賢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賢曰請子入閣賢即固辭曰不可時賢爲吏部右侍郎亨即言于

上曰吏部尚書王翱老矣可令致仕即報翱上疏自陳已許之矣亨見賢曰翱已休致君代之矣賢曰

朝廷不可無老成人況翺雖老精力未衰以賢輔之可也賢何敢當此重任亨曰事已成矣爲之奈何賢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某以翺不可釋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賢入閣翺聞賢留之不樂曰吾計決矣何故見沮賢曰所以留之者非爲公計爲　朝廷慮也已而賢爲石亨輩嫉而黜爲福建參政　上召翺曰李某非其罪不可釋去翺曰既不去福建令住南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遠留爲吏部左侍郎翺不得已而從之翺之欲賢遠去者非惡賢也恐亨輩害之幸使離此庶免其害耳

天順改元之初天下人心莫不欣悅歸向徐有禎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議國事賢亦爲衆論所推入閣與有禎同事　上銳意委任寵眷極隆賢自念遭逢之難助有禎展盡底蘊知無不言謂太平可立而待凡用人行事一以公道處之左右遂不能堪初太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恐事歸司禮監以此極力贊說凡事與二學士商議而行意欲籠絡附已及論薦文武士有徇私者賢等持公道以沮之祥亦不悅會有御史楊瑄言太監吉祥總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祥在傍見斥

其名初甚慚懼已而盛怒欲罪之　上不許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左右言忿然訴御史不實意有禎與賢主使且激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吾彼欲排陷其意非善初祥見亨濫冒陞賞意甚不平每訐其短及聞亨言其勢遂合曰內閣專權欲除我輩　上初信其說而從之遂置有禎與賢獄是日晚晚雷電大作雨雹如注大風拔木祥之門老樹皆折亨之宅水深尺餘明日即赦而出之初言官欲論亨不能振作兵威虜復入寇又歷數不法事情附勢者潛泄于亨亦謂有禎主使其都御史御史逮之一空朝野愕然

莫不失望言路從此不通矣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禎與賢曰可從否賢對曰可有禎怫然曰不可不知其弊者以爲可臣嘗見發銀賑濟小民何嘗沾惠俱爲里老書手得之賢曰雖有此弊猶勝于無銀　上曰增銀是也吉祥亦曰　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禎不得已從之遂增銀四萬兩有禎退而不樂賢曰先生悞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饑民而我輩反沮之萬一迫而爲盜責將誰歸蓋其初不論可否惟欲事

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事之當而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亦覺有禎之非嘗曰如增銀濟民一事有禎不然先生之言其謬如此

天順初副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害自大同逮繫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賢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革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阻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辯之幸甚明日　上召錦衣衛指揮門達曰年富事情務要推問明白已而進狀果多不實賢曰須遣人體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

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爲回護賢曰
陛下所慮極是勘回果無實狀冨遂致仕而歸
天順初石亨招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
風士大夫不知廉耻節義爲何物賢深憂之思欲息
此風適廷試舉子以求賢安民二事問之欲得真才
止奔競以正士習時都御史缺員有行賂于權貴之
門者薦其名　上知其不可問賢可以勝此任者且
曰若耿九疇何如賢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廉名
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來遂拜都御史　上
名見戒諭諄切深愜輿論

天順初　上以廊王薨欲令汪妃殉葬賢因奏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幽閉幸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況幼女無依尤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且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旣存不宜在內欲移居舊府何如賢曰如此誠便但衣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更欲加厚豈可減乎其原侍宮人悉隨之復遣老成中官數人以備使令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初虜酋孛來近邊求食傳聞寶璽在其處石亨欲領兵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賢曰景泰以來

連年水旱災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與之休息況胡虜雖近邊不曾侵犯今無故舉兵伐之恐不可若寶璽乃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足爲貴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以與之賢曰　聖慮如此庶幾允當明日　召亨曰且未可舉兵先遣通事探其逆順俟其回報處置亨意方止於是遣都督馬政往見孛來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餘部落爲梗得孛來保送使臣而回

賢自再入閣立意退避必待宣召方趨侍不然只在

閣內整理文書封進雖十日不召亦不徃　上久而覺之且厭石亨輩朝退頻入見或因小事私情或無事亦報入見一日　上召賢曰先生有文書整理每日當來若其餘總兵等官無事亦頻來甚不宜令左順門閣者今後非有宣召不許擅進　上意謂賢當來賢亦不自入必有宣召而後入然　上意漸加向從凡左右薦人必召賢問其如何賢以爲可者即用之不應者即不行但賢惟以正對　上亦漸覺三年郊天後　上一日顧賢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恩欲報無由可

倣前代尊上徽號何如賢頓首曰　陛下此舉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擬徽號賢定四字曰聖烈慈壽詔示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禮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嘉贈其親以榮所自太夫人董氏壽方九十兄弟五人長應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祿之左右又有爲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賢曰外戚孫氏一門亦足矣復希恩澤以爲慰　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爲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於國家濫受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干國憲吾則不能救矣

今若聞此必見怒矣賢曰此足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與政向爲侯者與此不審太后知乎　上曰　太后正不樂此初爲內庭近侍惑以關防之說至今猶悔賢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爲人淳謹後不可爲例耳　上曰然

禮部請　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賢謂曰東宮讀書當在文華殿朕欲避此住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廊居　太子卿可定擬講讀等官卿宜時常照管且曰先讀何書賢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讀講宜先大學尚書　上曰書經有難讀者朕昔讀

至禹貢及盤庚周誥諸篇甚費心力賢曰讀書經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書者不曾開指下筆法任意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賢對曰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爲善　上曰然及定擬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其明哲如此

四月中　上召賢謂曰如今各邊革去文臣巡撫十分狼狽軍官縱肆貪暴士卒罷弊且曰朕初復位奉

迎之人紛然變更以此爲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也卿爲朕舉進才能者用之賢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此六處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翱馬昂商議推選務要得人且日多舉數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遂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僉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翌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釗在甘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　上曰武人所以惡文臣者只是不得遂其私耳在任者即日遣使召之兵部尚書馬昂以貴州賊情甚急速

得一人往理其事於是復以白圭往時圭適以考績至京即陞右副都御史贊理貴州軍務復以太僕卿程信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會昌侯弟顯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賢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賢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人抵法顯宗姑免其罪而戒之侯初病既出見　上爲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賢謂曰爲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爲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賢頓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

吏部左侍郎孫弘閏喪　上召賢曰孫弘豈勝吏部賢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爲忠國公石亨鄉里囑留京官又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復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賢曰吏部侍郎乃天下人物權衡非他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爲誰可賢曰以在朝觀之無如禮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優劣賢曰鄒幹爲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夔表裏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禮部郎中李和託一釋子囑權近求爲侍郎士論紛

然不平　上問賢此人何如賢對不知　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翱亦不甚許他日以學士李紹對　上復問賢賢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王音除紹爲禮部右侍郎輿論大愜兵部尚書陳汝言坐贓下獄忠國公石亨因齋宿來予朝房內議當此任者難其人賢曰以在朝言之惟都御史兩人中推一人焉又問誰可賢謂馬昂行事平易亨尚猶豫復會尚書王翱議翱薦工部尚書趙榮賢以爲不可翱意順其所厚又以昂是鄉里避嫌賢甚不然云此議對越天地鬼神務出至公翱與亨

謝而從之一日　上召賢問此任誰可賢以昂對
上以爲然賢請勑廷臣共舉堪任者若高于昂當用
之不然方用昂洎僉議亦以昂遂除兵部尚書
上躬理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決有難決者必召
賢商議可否且厭左右干預察知無非私意嘗於靜
中召賢嘆曰爲之奈何賢對曰惟在獨斷可以革之
上曰非不自斷如某事某事某人某人皆不從其
說賢對曰若常如此可矣　上曰但依之則悅不從
便怫然見於辭色賢曰於理果不可行者宜從容諭
之　上曰今後彼欲用人不當者先生亦當執而沮

之賢曰臣若頻沮其勢必怨惟　陛下明見自以爲不可庶幾漸能革之　上曰然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賢曰親親之義實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爲之左右聞之皆愧服不能止乃遣中官于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名賢曰今可送去勑軍衛有司供給柴米凡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與

閹者二十人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入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母姐婢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帝王美事既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每三年度僧數萬於是僧徒多濫洎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集數萬　上召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擅自披剃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發邊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

先是忠國公石亨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聞江西撫州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貫經書動遵古禮亨慨然曰吾薦之煩子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爲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名賢問曰吳與弼如何賢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明王莫不好賢下士徵聘隱逸若　陛下行此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行人齎勅書束帛造

其廬與弼接見之際卽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闕謝　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月未至　上問數次一日行人來報至通州矣賢卽日言之　上曰當授以何職賢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成儒者輔導之宜授宮僚　上曰何職賢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賢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賢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以文幣賜之賢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名吏部命爲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悚然驚異以爲布衣名至一旦授此

上名賢曰明日可引至　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上前問曰久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官職初不對賢促其對良久方對云微臣草茅賤士年二十嬰疾日加虛怯以此不能出仕山林之下不敢接見一人雖聞犬吠亦驚調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心不意聲聞過情爲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聲一日又痰作二日洎入見　皇上之時幸不痰作況年六十有八老病衰朽之人實不堪供職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閒不

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之職臺諫之次宮僚爲重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敢應於是賞文幣四表裏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上顧謂賢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後稱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勑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邪以此職授之故不受賢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盡禮待先生非輕初無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傅說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三辭不允亦宜就職

以答　朝廷致意閒日　上謂賢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職若受職亦不相拘聽其自在候秋凉欲歸亦不固留以俸祿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復命賢諭以此意亦不受賢初見與弼待以賓師之禮於是公卿大夫士無不加敬以爲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咸驚訝中官尤不然之賢每爲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孜孜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覺羞愧孟子所謂貪夫廉懦夫有立志此舉庶幾能之

賢偶因右脚指下爲手所傷復入湯氣遂致發腫五

月二十九日早不能趨朝　上卽問之左右以疾對卽遣太監裴當齎羊酒來視疾六月一日復遣當同太監安寧齎銀五十兩來視又命太醫劉禮調治四日復遣太監牛玉領禮來視六日再遣玉來每來必以政事數十條參定七日趨朝入謝　上甚悅且云先生尚宜將息不可多行動也

處士吳與弼不肯受職三辭後以疾不能動履留京兩月不敢具本再辭來賢舍訴衷曲乞回賢謂若肯就職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凉講學凡有輔導進學之法賢必能贊說依行又或因其留可以開

聖學賢當乘間進言云與弼於經書義理窮究最精　皇上勵精圖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於經書雖嘗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無或忘況此　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幾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發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當有助於　聖治不淺矣又況賢輩早晚亦得請教以治身心以贊治道與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賢成全賢次日早見　上言與弼本意亦願供職第以老疾不愈進退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

不見譴許其具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難留也賢曰此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爲善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勑書令有司供月糧食米以贍終身賢即拜賀云此舉實　帝王盛典之事曠世稀有於是與弼感激無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復上表謝　恩而去

上留心政務漸覺招權納賂在左右者之非厭其所爲不能驅遣嘗於靜中屏其人告賢曰爲之奈何賢謂人君之權不可下移果能自攬彼之勢自消惟此爲良法其私情既不能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

以爲然且曰無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處參決賢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參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績其凝矣　上深以爲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此賢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畢省奏章剖決訖復具服謁　奉先殿行禮畢視朝循此定規定時不敢有誤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關大臣者

則召而訪問商確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奏章暇則聽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處每日一朝有　命則兩日一朝隆冬盛暑五日一朝今左右乃曰何乃自勞如此賢曰自古賢君脩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　天敬　祖宗孝　母后親覽政務則脩德勤政之事備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爲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則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賢曰　陛下言及於此　社稷蒼生之福也

駙馬趙輝貪財好色景泰時只在南京天順改元懇乞來朝　上許之既見厚有所獻賄左右求封爵一日　上名賢曰趙輝求封如何賢對曰名爵豈臣下可求左右亟欲成之　上復名賢議賢謂求則不可與若　朝廷念其舊戚自加恩命則可遂從之已而輝以賄賂事發特免其罪封爵竟亦不行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權宦將前時送去雲南兩廣湖貴等處達官盡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爲不便下情不能上達一日賢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爲中國患昔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來

甚是不便聞此類在彼住定以爲樂土多不願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聽其願若後願去者仍聽之
賢曰幸甚
錦衣衛官校差出提人惟財是圖動以千萬計天下
之人被其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能上達賢一日從
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　上曰
何害賢曰錦衣官校是也一出於外如狼如虎貪財
無厭寧有紀極　上卽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懼其
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賢頓首曰幸
甚

鎮守遼東太監范英乞來朝見即以部下親昵都指揮高飛乞統遼陽兵然已有衆將曹廣兵部以爲不可　上欲允之召賢曰可以飛代廣賢不能止明日復見　上曰聞飛非統御才地方所係　上曰已發奈何賢曰雖發未行猶可止事未停妥雖行亦止　上曰然即召兵部已之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賢可以勛臣代之否賢曰果有故亦須代但　祖訓以爲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彼無所止宿欲效天地壇爲一齋宮如何賢曰可但宜減殺

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彼祭畢拂曙而回庶免夜間出入賢頓首曰　聖慮極是

上一日言宦官蔣冕雖曾效勞其實讒亂小人朕初復位時即於　太后前言曰　皇后無子亦當換朕即斥之方止及立　東官曰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爲皇貴妃乃止一日命冕選宮人充用既選乃曰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於　太后處曰　上欲隱之及朕白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遠絶之賢曰讒說殄行自古帝王所深惡者　陛下絶之最是

二年冬鷹坊司內臣奏乞出外採獵　上不許復固

請　上曰爾輩欲出獵但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訪之既許其出彼意一時之言未必追訪出至州縣不能獲一禽有司懼其威斂之於民聚鹿獐兎雉而獻之內臣以爲獵所獲者遣人領進　上果令人密訪其州若干其縣若干皆得其數候其至各杖而黜之冬十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賢從容言政治得失賢因極言下情之弊時往往差錦衣官校出外提抄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狠虎所過無虛必飽其欲而後已動以金銀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畧達此情　上初不悟且曰今後但不可多差耳不意差者多

左右貴近所囑因而譖毀謂賢多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聽之從而見疎賢初亦覺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賢謂此弊九重之遼何由得聞賢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賢待之如前蓋　聖鑒孔昭也

時小人欲求倖進者多不能得謂賢沮之莫不怨恨乘隙排謗時刑部尚書缺人已取山東布政陸瑜卽乘此駕說瑜用賄賂求而得之朝士紛然以爲瑜至必不用又謂石總兵已達於　上謂賢必然見害及瑜至　上召賢議之仍以瑜爲尚書羣小愕然衆毀

方息

上初雖聽賢言錦衣之弊復密察之皆得其實尤有過于賢所言者名其指揮者戒之曰自後差人敢有似前者必重罪不宥由是收斂不敢縱意求索人或謂賢危之曰先生招怨如此奈何賢曰若除此一弊怨亦不辭

先是安遠侯柳溥在涼州任虜寇搶掠不敢出兵監察御史劉濬奏其畏怯以致折損官軍　上怒其所言且曰與賊對敵安能不損使將校聞此言豈不解體欲置之罪賢對曰御史是耳目官所見當言用其

是舍其非不宜見譴　上乃止終不以爲然後因錦衣之怒謂賢護向秀才且曰如其御史多言便以爲當說濬後代還竟下獄尋亦悔悟輕其罰降職外補而已

太傅安遠侯柳溥以禦寇無功取還既至　上名賢曰溥爲主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何以警衆且有罪不罰人誰畏法卽命言官彈劾罷太傅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奏曰溥無狀如此莊凉之人旣被虜寇搶掠頭畜殆盡復爲總兵所索不然從何而得兒無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

之且責其非溥慙愧而退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上顧賢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牲畜甚衆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賢曰大禮之行初不在此　陛下減之亦是由是每歲二宴至於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宴歲不缺云

景泰不豫文武羣臣不過俟其不起請　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軏掌大兵小人欲圖富貴者以爲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爲功

殺王文于謙等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封忠國公
輒封太平侯乃固寵攬權冒濫官爵黷貨無厭方復
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干動天
象彗出星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息乃羣陰圍蔽太陽
之象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强預朝政掠美市恩
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於門下者便
欲中傷中外見其勢焰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
姪彪頗驍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邊功大肆兇
惡謀鎮大同邀人奏保　朝廷覺其不實使人廉察
果皆虛詐置彪於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　朝廷

初念其功累宥之未幾家人傳說怨謗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籍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爲天道好還如此人見其名位勢力如泰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少阻蓋幽明冤抑從此伸氣雖　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貫盈人神共怒助力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爲可懼且在京武官多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無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不能支及今辯之于早除此大害非　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　祖宗在天之靈有以默相之　社稷綿遠端兆

於此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賢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賢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挾讐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賢謂曰黜陟之典亦當舉行賢曰此　祖宗舊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旌其才行超卓政績顯著者布政以下賈銓等十人賜以衣服楮幣禮部筵宴　命太監牛玉吏部尚書王翱及于三人侍宴以勵其衆輿論懽然隨于其中召布政蕭晅爲禮部尚書賈銓爲副都御史

先時吏部舉銓可大用以其名重欲任以戶部尚書
上問賢以爲何如賢對曰聞其名則可未見其人
及銓至京命賢觀之貌不稱名乃別求之賢以副都
御史年富執法不撓可居此職　上亦以爲然不意
左右不悅富者甚衆謂賢曰　上不喜此人再不可
舉賢以爲實然一日　上召賢謂曰戶部之缺果誰
當之恐非年富不可賢曰此人不悅者衆愈見其賢
　上曰富之執法正宜居此國計所關豈顧私情不
悅者遂召富爲戶部尚書士林咸以爲宜
內府庫官奏今歲用計之不數年而盡於是　勑戶

部議欲以蘇松嘉歲折糧銀折金五萬兩　上名賢謂曰國家錢糧出在東南而金非其所產今欲折金價必湧貴賢對曰誠如　聖慮因論雲南各處土人有歲辦金銀遂令以銀折金數千兩待十年後不乏再議而行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人冒報者亦二十餘人具奏辭免　上名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之盡當革去但念國戚於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盡革去雖侯

爵未可保也賢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　毋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上天資英武益明習政務天下奏牘一一親覽或有毫末差失便能察見凡有發下裁斷賢等一出至公　上知其無私委任亦隆凡事不肯輕易即出必名問其可否或遣中官來問務要其當然後行是以政事無大差失法度振舉人心警懼平昔縱放者莫不收斂其中官惟一二耆舊特加重焉自餘雖一時寵眷至厚一旦有失即置于法略不假借用是不敢肆然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賢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賢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　朝廷許令自首免罪事方妥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盡首改正人心皆快或有議欲追其支過俸糧者賢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無不驚懼一日賢言于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餘遂行之中外釋然無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

初石彪事發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卽有漏泄於彪者　上召賢謂曰羣臣黨惡如此不可不戒賢對曰誠如　旨意乃勑諭百官今後文武大臣無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宅錦衣衞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竦息交通之弊遂止石亨下獄死法司請瘞其屍　上召賢曰如何賢對曰如此行之未爲盡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梟首示衆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卽從之

一日從容言及迎　駕奪門之功賢曰迎　駕則可

奪門二字豈可示後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無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請何必奪門且內府之門豈可奪奪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亨輩何足惜不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爲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而已賢曰臣彼時極知此舉之非亦有邀臣與其謀者臣不從以臣之愚見若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撈攘雖欲陞賞以誰爲功老成耆舊休然在職豈有毀戮降黜之事致干天象而羣小之計

無所施矣招權賄賂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無排擠之患國家太平氣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於此驗之爲尤信　上曰然

天順初以迎　駕爲功者大開賄賂之門在朝文武之士靡然從風奔走其門惟恐或後以財寶先投者先得美職無復論才之賢否風俗大壞不可勝言　上亦極知其非但復位之初俯而從之明年稍自振作十從其四五又數月十從其二三又明年凡百自斷其賄賂之門徒開而已初時有美要職事一缺謀之者如蠭聚腥爭欲得之自後缺雖多而謀之者無

一人蓋用人之柄在上權竇不與焉雖欲賄賂何所投乎向日奔競之風一變而爲恬退之習可見士風之振否顧上之人力行何如耳

天下氣候闕干　朝廷驗之果然景泰時不孝于親不敬其兄不睦其室而朝廷之上怨恨憂鬱之氣充滿是以六七年間水旱災傷遍天下天變于上氣乖于下一年甚于一年自天順初　上復位之後敬天尊祖孝親睦族宮室之中有恩以相愛有禮以相接歲時調和年穀屢豐海內之民無饑寒流離之苦由是觀之　朝廷之氣和天下亦和朝廷之氣乖天下

亦乖中庸所謂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聖賢之言信不誣矣

耿九疇軒輗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爲都御史軒爲刑部尚書但二人之才不異於衆特取其行之高于人洎供職未有建明耿欲糾石亨之罪反爲所排出爲江西布政尋轉四川上知其爲人清正但爲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遂有召用意賢竊慮彼時臺憲本無罪被石亨所排而黜之人皆惜朝政之失幸而召用以見　朝廷悟亨之非

所係不小未幾因禮部缺人名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爲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閑可也初軒在刑部數月因疾作懇乞致仕還家後每念輗之爲人亦不易得賢因曰二人素行海内共知一日南京總督糧儲缺人理之論及往日能理此事者莫如輗遂名爲左都御史委任之未幾九疇卒　上嗟悼良久曰可惜此老欲其優閑而遽亡邪尋以左都御史蕭維禎爲南京刑部尚書

上因說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人且如行臨川王與四兄姑通及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無此情又聞行

事者法司依其所行不敢辯雖知其枉付之嘆息惟門達能辯之賢因言往時行事者挾讐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後但令鎮撫辯其枉者可也

天順四年秋天下大水江南北尤甚田盡淹沒時　上益明察凡事臣下莫敢發端一日因召問畢從容言曰臣聞今年水災甚大數十年來未嘗見此百姓多不能存活　上曰爲之柰何賢曰若非大施恩典安得蘇息　上曰如何行則可賢曰宜下詔免徵糧草　上曰固可但詔非一二條可行莫若以　旨意

與戶部行於天下賢曰如此尤善於是令被灾州縣申報巡撫巡按官灾重者全免稍重者免半又輕者免三分已而天下奏水灾者無虛日通政司奏對無日不有　上初以賢言或過至是見其實然人或以賢多言取慈賢嘆曰居此尚不敢言更誰言邪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　朝廷不從乃已天順四年會試舉子不中者俱怨考官有詆其說者謂賢有弟讓不中亦怒考官一舉子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

賢問曰此舉子奏考官弊何以重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無此弊如臣弟讓亦不中可見其公　上意方回乃命禮部會翰林院考此舉子驗其學多不能答題意具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衆羣議方息不然欲訴考官者尤衆賢謂此舉子曰若爾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爾學力未至非命也若爾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爲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舉子及見此事發赧然而愧矣

四年秋八月虜酋孛來大舉入寇自大同威遠西擁衆南行邊將高陽伯李文按兵不敢當其鋒已而虜

衆直抵鴈門關代朔忻州一帶四散搶掠砲火徹于京師人民驚疑棄家走避擁入京城莫能止　上初謂此虜窮乏不過在邊掠牛羊而去賢見人民驚走如此乃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於紫荊倒馬二關駐劄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入久停　上方欲命總兵者議會兵部奏欲遣將統京軍赴大同殺賊　上曰緩不及事徒勞人馬駐關之說可行於是遣都督顏彪領兵赴紫荊關馮宗領兵赴倒馬關然此虜既有可獲見我兵不動去而復來遂復勑二關之軍赴鴈門人民恃此以不

恐　上意初不欲雖勉强而從終不悅後見此虜復來始以爲然人亦謂賢多言賢曰古之大臣知無不言今雖不能如此於此等利害國家安危係焉不言可乎縱得罪疎遠不可顧也

四年秋　上召賢與王翱於武英殿曰今兵部工部缺侍郎卿等可擇人用之賢謂副都御史白圭可爲兵部侍郎其巡撫湖廣亦暫設耳　上以爲然翱曰南京戶部侍郎馬諒服制將終可轉工部　上亦以爲然諒至適戶部亦缺人因　上召言及諒賢以爲捨正缺而他轉班序反出其下莫若就命以戶部

上以爲然命下與論亦憮翔亦曰如此處置甚安諒自南京府尹陞此職錢數之事久經心矣賢非一時自定蓋亦素聞衆論耳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算不行救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算如此因言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灾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有變必曲爲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語多自改削而進惟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　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戒庶知脩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盡忠之道賢曰自

古聖帝明王皆畏天變實同　聖意卢若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爲太常少卿仍掌監事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罷召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翱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事命與翱訪其人得巡撫南直隸副都御史崔恭明日早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以山東布布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高下　上曰若徐有禎才學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軏輩害之寧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爲民賢與翱曰　聖恩所放

最當即傳旨下之戶部

天順五年正月大理少卿李茂卒　上召賢曰大理寺是審獄官法司囚徒皆從此平允至爲緊要今雖有寺丞二人名分猶輕恐不敢與法司持辨須得職稍重者一人卿可擇之賢請謂吏部尚書王翱議

上曰然於是議以舊卿李賓最宜但憂制未終明日見于文華殿　上曰得其人矣乎賢與翱以賓對遂用之

五年二月因錦衣衞指揮所行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願有此醜事彼初既以

為實今却云無此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此輩不敢辯理賢曰若旨意付法司但有枉者與之辯理不許畏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一日　上言及此事賢曰清平之世若刑獄枉人實傷和氣惟　陛下明見如此斯民幸甚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一季關銀十四萬餘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衞官有二千餘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與布錢何如賢曰

須與戶部議一日　上名賢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朝廷復令會議不然不惟歸怨
朝廷亦歸怨爾數人矣宜慎密之賢因言在京軍官
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漸調出在外邦以軍補其缺
以省冗費　上曰此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
無事然使其不覺可也　上頷之賢又言軍官有增
無減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
處著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
其子孫不一再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與其
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久遠天

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窮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

自天順四年水災以來天下米穀皆貴人民艱難至五年尤甚賢深憂之六月中因陝西涼州莊浪一帶虜寇侵犯危困城堡日久不退及遣將官仇廉領兵自蘭縣過河與莊浪合兵反被虜賊截路殺退虜益倡獗過河搶掠羊馬財物官軍莫敢與敵關中震恐乞大軍勦殺於是以兵部尚書馬昂總督軍務懷寧伯孫鏜爲總兵官京師出軍一萬五千河南山東調軍二萬賢因此事與會昌侯孫繼宗吏部尚書王翱

及馬昂四人言於　上曰今天下人民艱難況又起兵宜寬恤以蘇民困　上有難色不得已而允之太監牛玉亦聞下情如此力贊行之於是開寫十數條最苦於民者悉皆停止

內官吉祥居禁庭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權納賂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於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名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職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圖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

又賣官鬻獄瀆貨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後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輒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部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鏜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鏜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鏜等先覺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欽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逯杲宅前遇杲方出斬其首碎其屍蓋杲亦吉祥所恩之人後　朝廷委任行事且行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鼓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

東長安門予四皷到朝房聞搶馬驚亂以爲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英等拏住予亦不知何如俄又呼予官名曰壽李學士予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砍予一刀又打一背曹欽適至見予不忍殺連呼尊長托予手曰毋恐叱退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盡忠迎駕復位今被逯杲譖毀反欲相害提杲頭示予曰誠謂此人激變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事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害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寫本進入即令人防予至吏部朝房尚書王翱處借紙筆寫成予拉翱同

行於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舉火焚燒復欲害予令持刀者同予尋尚書馬昂得翺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衆馳往東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予翺等復解之忽有孫鏜領官軍襲而圍之予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予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盡誅之予慮其脅從者不寧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罔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後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

時若不早覺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實　宗社之福也

自天順元年石亨竊弄威權恨御史楊瑄攻其家人侵占民田謂賢與徐有禎主使被其誣害言官方欲劾其不法亨先知之即言御史聽有禎主使排陷大臣遂將都御史耿九疇等置于獄十三道掌道御史盡置于法從此言路閉塞近侍風憲無一人敢言者由是權奸得志肆行無忌相繼反逆賢因言於　上曰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慮臣下不肯進言有

設敢諫之鼓誹謗之木者或導之使言或設不言之之刑以懼之有直言者或旌異之褒奬之慰勞之陞用以勸其言然後臣下始肯進言且進言者不過言君德之虧欠朝政之闕失天下生民之利害文武百官之貪暴奸邪皆是有益于國家之事於已無益也不但無益于已又恐觸上之怒而得罪焉聖帝明王有見于此故惓惓求言惟恐不得聞其失也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務欲塞之以肆其非爲莫敢誰何由是覆宗絶嗣而不悟也　上曰此事吉祥石亨張軏楊善實塞之今宜速開可於詔書内列之賢曰此

宗社之福蒼生之幸也于是言路方開
都御史冤深被賊害之　上顧賢曰此職非輕須得
其人賢曰宜令六部共舉既而舉三人以南京刑部
尚書蕭維禎居首　上命賢用一人賢以居首者對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處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
也復詢六部皆曰但以其曾居此職遂謂老成不知
其所爲如此誠不可　上復問賢曰大理卿李賓年
雖少容止老成久典刑名可當此任臣所見如此須
從衆論　上名王翱等詢之皆曰可遂陞右都御史
八月十六日　上勑吏部曰學士李賢爲賊所傷乃

能力疾恭事忠勤可嘉特加太子少保如勑奉行賢卽具本辭免　上曰官以酬勞朝廷自有公論卿宜承命所辭不允明日　上召問曰先生何故懇辭賢曰臣實不敢受此加秩乞容臣辭免今再進本　上曰先生勞心國事非他人比雖進本十次亦不允賢不得已受之客來必曰僉謂先生受此職視前任者士望尤未滿也予曰朝廷名器不可多用徒多兼美秩不思所幹之事稱否若能盡職務雖不兼官亦有光不然雖兼十官亦非美秩取士林之譏誚也且景泰間任其自擇好官兼之累至五官太子太保一陞

十員名爵之濫至于如此不三數年華之一空能免誅謫以禮去官者兩三人耳韓子所謂必有天殃者也士大夫宜以此爲戒不可貪一時之榮而忘遠慮也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賢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無功勞一旦犯法不可留矣且朕在南城時汝輩如何過來今日不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此等言語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

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皷初起拜天雖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拜畢司禮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朝退去朝　毋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著布衣人不以爲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上曰然如鐘皷司承應無事亦不觀聽惟時節奉　毋后方用此輩承應一日閑

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書經是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遍賢曰此時正好玩味況聖質聰悟一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謨真是嘉言賢曰誠如聖論帝王脩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爲政之事皆在其中賚乎體而行之　上曰然朕在正統年間留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學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泰全然不理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自古明君未嘗一日不與大臣相接商

確治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議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藩羌民叛亂已勑四川三司調兵勦殺然三司統兵頡頏難以成功須得　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成功易曰長子帥師弟子輿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總兵兼統貴州九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虧悞未便　上曰然此等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令各鎮守地方

賢曰臣聞　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爐果然否　上曰實然暑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雙目即熱賢曰　陛下聖質所稟堅厚如此蓋由體被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若臣等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爐不能過也　上顧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翺老矣時翺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翺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矣如戶部年富不易得賢曰若繼翺爲吏部非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禮部石珤稍弱賢曰此人居是

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留之恐後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陸瑜甚佳都御史李賓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辨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反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于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勦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于是從者數十百人能于陣前鼓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天順六年三月陝西管糧通政司參議尹旻奏賊退河開軍馬衆大人民供輸困極予謂兵出在外可暫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達賊在邊安能保其不來侵犯若慮其復來不可退兵更無休息之時今陝西人民疲困已極若不趁河開之時暫退軍馬寬其供給人民愈加逃竄糧草既缺大軍亦難駐劄況今年不得耕種明年益乏糧草寧可暫去暫來不可久留在彼庶使民得乘閑耕種日後或再用兵不致悞事此時莫若令彼處官軍且耕且守調去軍馬俱令回還只留文武官各一員提督彼處城堡軍馬庶

爲允當　上以爲疑意謂虜寇復來又用調兵乃命總兵與兵部尚書來閣下會議卒從予言

天順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門奏事畢靜鞭罷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璟等疾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止方轉回御道跪承旨與勑書選妃事　上下金臺即召賢曰石璟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爲禮部尚書不自求退朝廷難于遣退賢曰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膺可以代之賢曰張膺老成人此職亦宜賢即報璟疏乞致仕璟速上陳　上見璟疏意却不忍曰璟爲

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監牛玉同吏部尚書王翱與賢議賢等言石璟一淳誠人但動作遲鈍耳既留之張膚可不動也　上復令玉傳旨膚歷任年久辦事勤勞陞戶部尚書仍管糧儲已而　命下士論重璟之求退喜膚之當陞若非先報璟亦不知　上意不悅必不求退　上怒未可測及上疏求退而　上意遂解士林且以璟能見幾而作無貪位慕祿之心聲價倍增于前日蓋亦不虞之譽也

廣信府同知鄒　潘

推官方　重校正

臨江府推官袁長駁校正

上饒縣學教諭余學申對讀

湖州府後學吳仕旦覆訂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龍興慈記及其他二種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